

岭南詹氏三代书法的启示

本报记者 程竹

诗书传家，三代笔耕。岭南翰墨，古韵飘香。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海南詹氏三代书法家的作品集：《詹氏三代书法艺术·詹哲明》、《詹氏三代书法艺术·詹砾群》、《詹氏三代书法艺术·詹冰莹》一套三卷精装本，引起了书坛人士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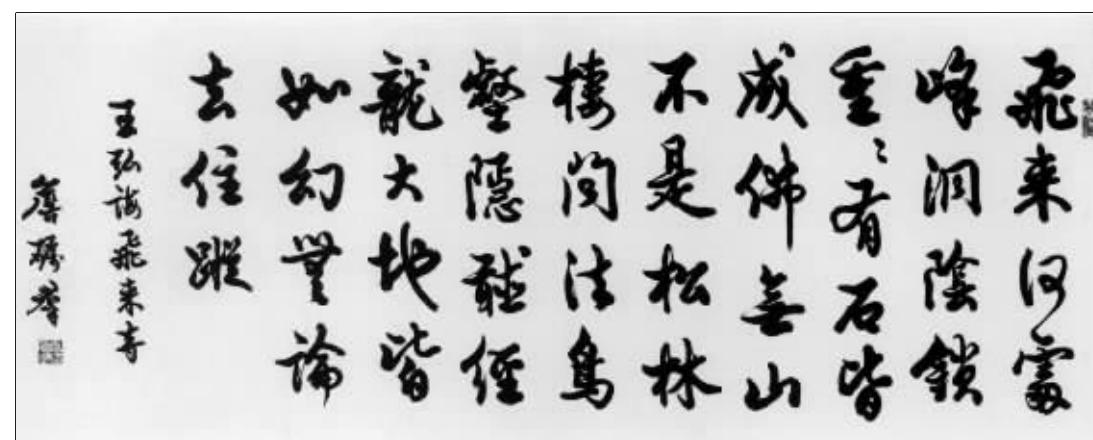
日前，文物出版社、《中国书法》杂志社、海南省文联等单位在京举办了“詹氏三代书法作品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詹氏三代人的品、书品、艺术成就和当下书法传承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研讨。

历经百年 享誉岭南

詹冰莹在会上作了简短发言，她介绍了先祖詹哲明，先父詹砾群以及她本人为代表的詹氏三代人业余研究和传承传统书法艺术的不懈情怀。詹氏书法三代历经百年，在岭南形成了一个主题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詹氏书法流派由詹哲明（1878—1971）和其前辈首开先河；至詹砾群（1919年生）风格渐趋完善，奠定詹氏流派；詹冰莹女士（1947年生）及其后人携众多同好，承续、发扬并不断创新。

詹氏三代书家出入传统，而各具风貌。詹哲明糅合颜、何诸家笔意和明清多变的姿态，擅长擘窠大字，书风高古雄健；詹砾群兼擅各体，植根“二王”，旁及苏、米及文徵明诸家，尤以行书成就最高，书风古朴淳厚，被同行称为“詹体”；詹冰莹取法“二王”，旁及明清诸家，既有晋唐风韵，又具宋元之后率真，书风飘逸灵动，娟雅清秀，具有较强的时代感。

文物出版社社长、中国书协理事苏士澍评价道：“当近代书法的艺术历史坐标点在岭南书法文化圈中定格扫描的时候，詹氏书法流派无疑是一个闪烁着无穷魅力的亮点。詹氏书法流派的形成，对岭南书法事业和艺术繁荣



▲詹砾群作品

◀詹哲明作品

►詹冰莹作品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举目书坛，男性独尊，尽管女性书法家参加各种书法展览也很活跃，但毕竟在人数上如凤毛麟角，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当下女性书法的传承，北京书协主席林岫强调：“在男权中心主义的书法风气下，应该适当张扬女性主义书法来加以制衡。詹冰莹的书法作品，飘逸着温润秀丽之风，给人以恬静和柔美。我反对过分雄强、过分夸张、火气太大、分裂汉字的书风，倡导一种温润、飘逸、文化性、绿色生态的书法趣味，后者才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书法》杂志主编李刚田对此深表赞同，他说：“书法从内在的本质上看，也有一个和谐架构的问题，而一味雄强产生不了和谐，达不到和谐就不是真正的美。雄强和秀美相辉映，才能走向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平衡和和谐。今后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女书法家。”

詹氏精神 书坛楷模

“当代书法‘为谁写’的问题

堪忧。”中国书协顾问张飙一语鞭辟入里，“为时代、为自己写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为什么写呢？为评委写，为洋人写、为金钱写……书法讲气韵沉雄，须厚积薄发，而不是表面的光鲜。”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画院副院长李胜洪感慨地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再过10年回过头来总结当代书法，一定会有很大的遗憾。”

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秘书长陈洪武提出了一个老话题——“怎样写”。他说：“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的关系，不是保守与先锋的问题，而是关乎个体精神深度的问题。写现代书法有可能因一味追新而境界粗疏低下，写传统书法也可能精神境界高迈深厚，说到底，艺术的魅力不在于风格的新与旧，而在于内涵价值的高与低。”

苏士澍批评书法界的一些怪异现象：“否弃传统，一味凭空创新，就可能像某些书家那样，写什么‘后殖民书法’，甚至将书



法行为艺术化、装置艺术化，这些都是‘怎样写’的问题没解决好造成的。”

此外，研讨会还触及到“写什么”的问题。林岫一连串的发问发人深思：“究竟是写自己创作的诗词？还是写名言警句？或者写一些非文字？热衷于书法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也许，写成非传统的、非文字的抽象画，更容易标新立异，但我认为，这中间要注意一个尺度。书法必须有‘法’。应当说，詹氏书法较好地解决了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詹氏三代书家各有其业，他们并未把书法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毕生致力于书艺的传承与弘扬，孝友承德，德树家风。这也是詹氏书法给当今书坛的启示。

唐楷的困境

张建华

唐代是书法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其标志性的成就之一便是“唐楷”的形成。自唐楷形成以后，书法学习者一直视之为书法技能训练的最佳范本。在当代书坛，大约每一个书法学习者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一个学习唐楷的阶段，其间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唐楷学习的逻辑出口有两个：一是进行楷书创作，二是向行、草书转化。不可否认，目前以唐楷为基础的楷书创作，能够“自翻一局”者极少，“千人一面”“万字雷同”的情况又太多，让人觉得多数作品缺乏艺术性，毫无个性可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学习者方法不当？还是唐楷本身存在问题？

弄清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唐楷的成因、特点、功能及其在中国书法体系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由于“书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及儒学、帝王、科举制度对书法的影响，造成了唐代楷书不断走向“法度化”和“整饬化”。特别是，科举制度以培养“秘籍撰写”的文员为目的，要求楷书“毋须精熟”“皆得正样”，由此决定了唐楷的目标在于“实用”而非“艺术”。

宋人姜夔曾尖锐地指出：“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

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他批评唐楷模式僵化，形式上拘于安排，不能“尽字之真态”，开启了后人批评唐楷的先河。明代馆阁体盛行，意法之争更加凸显。晚明书家开始了对于“唐法”的反动，到清代末期便发展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尊魏卑唐”理论。时至今日，唐楷的艺术性仍然是书法研究的焦点问题，或褒或贬，莫衷一是。

不容否认，一方面，唐楷本身

不允许书家作率性自由的发挥，与艺术的“游戏”性质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另一方面，以唐楷为基础的行、草书创作，天然地导向魏、晋以来的行、草书法式，难于在形式上取得新的突破。

尽管学习唐楷的书家中成功者不少，但也有一批又一批的唐楷爱好者，不断地被基于“实用”目的的“形式化追求”塑造成“俗人”，成年累月地写着毫无艺术趣味的“功夫字”。在这一点上，学习者本人的悟性和理解能力是一方面的问题，唐楷本身的特点或曰局限性也难辞其咎。这是因为：艺术生产不但生产产品，也生产自己的消费者，改造着消费者的艺术品味。

于瑛书法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由中华诗书画印协会、《中国老年书画》杂志等主办的“荆楚墨象”书法篆刻展举办

五个章节，全景式展示了湖北书法事业的深厚底蕴和繁荣局面。

“荆楚墨象”论坛同时举办，陈洪武、刘恒、蔡祥麟、周志高、李刚田等书法家、学者出席，就湖北书法的艺术流派、艺术风格、传承发展进行了热烈研讨。

本报讯 12月5日，为募集爱心助学基金，由“真情耀神州爱心助学协会”组织，北京市通州区团委美集团公司承办的书法名家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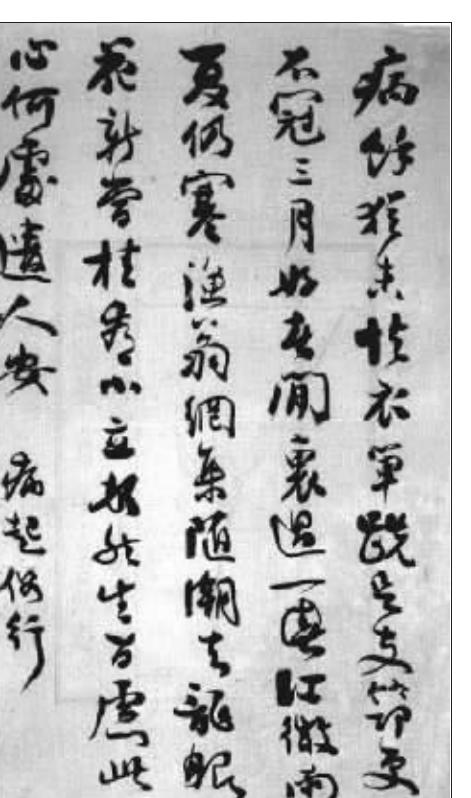
赠活动在北京通州举行。电脑字库篆书原创作者张永明，国资委宣传局处长、中国书协会员张铁甲，原国家科委人教中心主任、中

国书协会员杨永全，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主席刘月忠，中国文联出版社艺术中心主任曾正国，国家专利“藏字文”发明者春歌，书法篆刻家赵增福等捐赠了作品，募集到资金15万元。（张建勋）

透，雄健厚重，识者谓其伟岸之气较钱氏更甚，抑或，这跟谭氏本人精于骑射、颇重武事的湘人气质有关？字如其人，结体宽博，顾盼自雄，颇有大权在握之气象。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悬针，起笔顿挫，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确得鲁公神韵，所不足者，略少自家面目耳。倒是其行书，笔锋中锋又常见变化巧妙，线条匀实而不臃肿，行笔轻松而有弹性，绵里藏针。这一点，正是浓墨宰相刘墉最擅长的，所谓“真颜不肥，真欧不瘦”。近人马宗泽评其书，云“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

笔者曾与不少喜爱中国书法的朋友谈及，颜真卿书最能体现“礼仪中国”的风度、规制与节制。始终觉得，谭延闿之一生偏好颜字，与其仕宦生涯怕不无关系，他似乎在藉此平衡乃至平息内心的某种冲突与忧伤。这一倾向也见诸谭延闿的诗歌创作。通读谭氏诗作，最突出的印象居然是沉闷与压抑，根本感觉不到一个得志人物的得意与嚣张。这些写给自己自娱自乐的诗，或许透露了谭延闿内心世界的更多秘密。这个别人眼里圆转自如的滑头政客笔下几乎没有太多欢愉的幸福感与成功感，“谁识情怀与世违”似乎才是频频出现在谭延闿内心的触动，在诗中他几乎始终都是郁郁寡欢的。

谭氏学鲁公书外，中年颇泛览百家，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末岁亦曾致力章草，访求石刻旧拓，寻求突破，可惜未及完成便诗然而终。传世《切庵诗稿》、《组庵诗集》等皆手稿影印，不假修饰，而读者正可藉此窥其日常面目，例如诗集晚岁多用晋人小楷，俊朗秀润。



谭延闿《病余》诗笺



12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中学把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匾额文化引入校园，举办“品味匾额文化，探幽千年科举”活动。图为同学们亲手制作匾额拓片，切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贾伟）